

青 年 文 庫
讀 書 指 導
楊 杰 等 著 (二)

日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印 行

青年文庫

楊杰等著

讀書指導（二）

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渝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一版

青年文庫

讀書指導（三）

每冊定價國幣二元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版權所有不準印翻

著作者

楊杰

等

發行人

劉百閔

等

發行所

中國文化服務社
重慶磁器街

印刷所

文化建設印刷公司

校對者張治平

讀書指導(二)目次

怎樣研究軍事學

論理學的研究

法英文教學我

見學習英文的方

法怎樣教歷史

歷史學習指導

怎樣學習地理

如何研究地質學

怎樣研究生物學

如何學習生物學

楊杰

朱兆萃

錢歌川

余坤珊

繆鳳林

李季谷

許逸超

章熙林

秉志

張作人

讀書指導(二) 目次

二

如何研究人類學

吳汝康

研究心理學的途徑

王書林

怎樣研究心理學

張耀翔

怎樣研究生理衛生

丁福保

怎樣學習化學

曾昭掄

貢獻於志願學醫的青年

洪式閻

研討醫學的途徑

郭可大

怎樣研究軍事學

楊杰

「軍事學」，簡單言之，就是含有一種殘暴性質的事項。另一方面言之，亦就是武力建設和其使用的學問。但是要如何方可以使含有殘暴性質的事項，有利於國家民族；那就要把政治，經濟，歷史，文化，以及一切自然科學，和社會科學，依軍事的要求，融會而貫通之，纔能揉和而成適用的軍事學。然理論與事實之間，研有若干距離，欲其接合湊近，則需實際的經驗，尤其平時治兵，戰時用兵，處處都和那不可用數字計算的民族性，羣衆心理，以及統帥心理，發生極嚴密的關係。非曾歷其境者簡直莫明其妙，所以需要實地的經驗。綜上述理由，一箇完全軍人之養成，要先有高中程度，再充入伍生，繼入軍官學校，軍官學校畢業後，至少服務兩年，方能送致各兵科專門學校或陸軍大學，畢業後，再還部隊服務，（亦有在機關學校服務者）此為正式之程序，將求學與做事，有計畫的交互搭配着，不似文學校一直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，學業告一段落，再

行服務。吾人於此可得到一種感想，就是軍事學之研究，其需要體力，尤甚于腦力。事實較學理尤重。其教授程序，文武亦各不同。文校由普通以至分科似乎由博反約的。軍事學校，由分科（軍校）專科（各兵科專門學校）以至於不分科（陸軍大學），似乎由約反博的。

但是翻過來說，軍事學又是一件極平常的事，緣軍事學校之構成，即植其基礎於物理人情之上。吾人舉目以觀，大地之上，飛潛動植，都是爲着生而奮鬥，也就是爲着生而無時無地不在戰鬥中，如罕譬而喻，虫魚之保護色，僞裝學也。墨魚之吐黑汁，鰐之放毒，化學戰也。鳥之飛翔，航空學也。龜之甲殼，虎豹之爪牙，蝟之硬刺，無非堅甲利兵也。由以上近於寓言之說觀之，可見無物而不含有各得一技以從事戰鬥之智識，積之以成物與物爭，人與物爭，人與人爭，積累而成之軍事學。再看人類行爲，例如吾國拳術家之一手出拳，一手護腰，何嘗不是戰術的一種攻勢防禦。古代井田，何嘗不是兵農不分的時代一種戰鬥單位。我國北部之壁寨，圍牆掘濠，何嘗不是一種小型的城堡。任何

社團，必有大家遵守的規章，那更就是軍隊的紀律。歸納起來，可以說是吾人目之所覩，耳之所聞參透施行，就可以得到戰爭必需的基本原理，不必於物理人情之外，另尋所謂軍事學。

然則就軍用地位述軍事學之研究程序，則又何如？請先就典範令以對，典範令例由元首或中央最高軍事機關命令頒行，具有法律性質，分而言之，典即各兵科操典，其中大概分爲制式教練，戰鬥教練，而以各兵種連合戰鬥法則，特提出另編，如吾國之現行「戰鬥綱要草案」。教範大概含有技術性質，如築城，交遙，防毒，通信……各項教範是。令則爲「陣中要務令」等。一字一句，都是參諸以往戰役，歷年教育實驗，演習實施之結果，千錘百鍊而來，上至元帥，下至士兵，都要確切遵守，在未有命令修正以前，不能稍有變更，即或殿以「草案」或「臨時規定」字樣，但一經最高軍事機關命令頒行或核定施行，絕不因有草案等字樣而減殺其拘束力。所以典範令都是袖珍小本，而軍官士兵的軍服，都有兩個口袋，以備裝帶各人必需之典範令，準備隨時隨地，熟讀施行

怎樣研究軍事學

四

，所以研究軍事，總是要先行澈底了解典範令。

進一步而爲養成完全初級軍官起見，對於典範令，不能不詳細解釋或予以補充，則教程是矣。例如軍官學校戰術學教程，兵器學教程，地形學教程，軍制學教程，衛生學教程，馬學教程等等，至此而軍事學初級基礎，於以成立。

爾後服軍務中，輪流分入各兵科專門學校，以受短期訓練，通常於其進級之先，先爲超一級之學術上修養，率分爲尉官班，校官班，亦有特就某一種兵器，某一種技術而設班者。

至陸軍大學，各國綜合起來說：可分爲造就參謀人才及高級將領，造就高級國防人才，或造就軍用高等技術人才，故各國有不止一陸軍大學者，我國陸軍大學，約屬第一類，以戰術（包含海軍戰術，航空戰術等）（軍校及各專校，約爲師及師以下之戰術，師以上如軍等方面之戰術，則屬於陸大研究）爲主，而輔以補助學，如後方勤務系課目，參謀要務系課目，及戰史，經濟，政治，公法，外交史，語文，馬術等，而其運用要點，

尤在野外之現地戰術，及參謀旅行·現地戰術，運用戰術，戰史，後方勤務。參謀旅行，除戰術，戰史，後方勤務外，並運用至參謀要務。

以上就陸軍方面說明軍事學教授及研究之程序，然則就文學校學子，對於軍事學，其教授及研究之程序，雖有軍訓各規定，而研究之要點則又何如？則應之曰，一般着重之點，仍為典範令，尤其操典，而操典中之制式教練，又非由操場實做，戰鬥教練，又非由野外實施，不能算讀過此書。（戰鬥綱要草案之所載亦然）至大學部分，則應加授以戰爭論，戰略要旨之理論部分，戰史講話，高等軍制學，以為他日參與國政時常識之一。此則不才所於國事嚴重中簡貢獻者也。

論理學的研究法 朱兆萃

論理學是一種科學，吾國固有名辭，叫做名學，現在學術界中，大部分都叫做邏輯學，尤其是一般青年，皆盛稱邏輯學而不願言論理學，好像說論理學的，是舊式論理學，是形式論理學，為不足道似的。不若稱邏輯學是一種辯證法，來得漂亮。這是近十餘年來一種特殊的情狀，暗示在青年學子的腦筋裏。按之實際，主張唯物論與觀念論的區別，並不有關於形式上的稱謂，如大學叢書中，有一本極端研究形式論理學的「邏輯」（金兵霖著），他却並不叫做論理學，而稱做「邏輯」。又如王特夫氏所著的論理學體系一書，其內容是當作辯證論理學寫的，他却並不稱邏輯，而仍叫做論理學。從此可知，論理學的內容如何，實無關於其形式上的稱謂的。

名學為我國固有的論理學的名稱，起於名家的論名實關係，欲解決事物的名怎樣與現實的本質相適應。這些名家所作的論理學研究，我國都叫做名學，侯官嚴氏好古，特

把西洋論理學的名稱都譯作名學，如：

(Mill:A System of Logic)譯作穆勒名學。(Jevons:Lessons in Logic)譯作耶芳斯名學淺說。

這種名稱上的辨別，本無關於學術本的身，我們姑且置之不論，但初學的人，不知底蘊，或惑於流俗的見解，或不知三者(論理學，名學，因明學)同其本質，致學業進程，易受頓挫，論理實質，無從把握，故特通俗講述一點，以去初學者的淺見。

我們研究論理學，第一須要弄清楚的，還須知道論理學究竟是一種什麼科學？究竟是屬於形式的？還是屬於辯證的？對此瞭解以後，我們始可知道研究此學的路徑，不致茫然無所適從，可以用其所學，不受學的窮困。

近十餘年來，對於論理學是一種怎樣科學的見解，有好幾種說法：

- 第一：論理學是探討純粹思想或正確思想的形式法則的科學。
- 第二：論理學是研究如何發現新知識或求誠致用的科學。

第三：論理學是方法學的科學，又是認識論。

以上三者歸納起來，就可以別爲兩大分野。第一第二兩種見解，是屬於形式論理學的主張，第三種的見解，是屬於辯證論理學的主張，現在學論理學的青年，正在彷徨於此兩者之間。我們且看主張辯證論理學的對於形式論理學的批判如何？

從形式論理學的三個基本法則裏，就可看出以下的一些缺點：現在首先要指出這些定律的內容和它的公式命題本身的不一致，就「A是A」的公式來說，客語的A和主詞的A在同一律的意義上來說，是要完全同一的，然而實際上兩者不能絕對同一。前者表示A的本身，而後者只是表示他的標幟，所以同一律的公式是表示標幟和本身的同一，而不是主詞和客語的絕對同一。形式論理學對於這公式的實際應用，從來並不限於也不能限於「椅子是椅子」「帝國主義是帝國主義」等等的絕對同一的命題，而是一般的應用，作「椅子是給人坐的東西」，「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」等等的命題，也即是相對同一的命題。形式論理學如果不這樣做，就不可能「說話」，也不可能作任何思維。

了。然而這相對同一的命題，事實上就是一種對立統一的命題，而沒有同一律的意義上所理解的那種絕對同一性。這就是同一律的內容和它的命題不一致，也就是表示形式論理學一出發就不可能嚴守着它的根本定律，也就是表示一說話就不能不有辯證法的對立統一法則。

這樣，矛盾律的內容，也同樣是和它公式命題本身有着衝突的。如前面所說。同一律的公式實際上已經包含了「A不是非A」的意味了。在這裏，矛盾律已經受到了反駁。「A是B，同時不能是非B」的命題，其實也包括了「同時又是非B的」意味。為什麼？因為A不但是B，而且也是A的緣故。同樣的，排中律的「A是B或是非B」，也有着「A是B，也可以是非B」的意義了。因為定律的意義雖然是要排中，而在公式命題上，A却表現為一個B，和非B的中間體，這是黑格爾曾經指出來過的……（艾思奇氏形式論理學和辯證法）

這些的確表示着形式論理學原理上根本的缺點，非用辯證論理學來補充不可。所以

我們讀論理學的，爲求知識正確起見，非更進一步探討辯證論理學不可。但是，我們欲讀辯證論理學的人，說是不必知道形式論理學的，這却是狂妄之談，正惟其要研究辯證論理學，根本非知道形式論理學不可。因爲近代的辯證論理學，還是建築在形式論理學上的。試看辯證論理學者的自白就可知道。

主張辯證論理學的說：形式論理學可簡單的放棄麼，這當然不是的。辯證邏輯是人類一切知識的歷史的綜合。它是繼承先行的知識而發展起來的。它廢棄先行知識部門的消極成分，保存其積極的成果，加以改造，使成爲一個自己的契機。人類知識的歷史，好像一株生動的知識樹，這株樹，從前生了許多贅疣，開了許多虛花，現在我們只能除去那些贅疣，摘下那些虛花，再不斷注入營養分，促進這株樹的發展，却決不能斬斷這株樹。辯證邏輯對於形式邏輯的態度，也是一樣，一面克服它，一面改造它，使成爲自己一個契機。這就是我們目前要展開的問題，（李達氏式形邏輯揚棄問題）。

又說：具體說來，形式邏輯的三個思維律，即同一律、矛盾律、拒中律，已絕對不

能用；概念論、判斷論、推理論、分析與綜合、演繹與歸納等等，則須加以改造而構成思維方法的一部；關於詞、命題、三段論的各種規定以及穆勒五規則與統計法等等，則全部改編過來，叫它們充當技師而列為思維技術。……（潘梓年氏選輯學與邏輯術）

從這些言詞中看來，所謂辯證論理學者，辯證論理學家，自己承認也會脫離不了形式論理學，所以要研究一般論理學的，固不必說，即使要研究辯證論理學的，也不得不先讀些形式論理學，不讀形式論理學，即不能徹底懂得真正的辯證論理學。現在有一班素無論理修養的青年，以為辯證論理學是一種新的學問，不顧其內容如何，努力地閱讀，無論如何聚精會神，終不見得明白透徹，甚至有如墮入五里霧中者。故書名無論如何好聽，什麼通俗呀，簡易呀，而讀起總不覺得通俗，總不覺得簡易，這就是因為辯證論理學，均以形式論理學為根基的，有的以形式論理學為對象而在破斥中的，有的還在揚棄中建設中的，但至今還沒有一本已經揚棄成功建設成功的辯證論理學，故沒有一些形式論理學的修養，立即去讀辯證論理學，那裏會徹底明白呢？所以現在讀論理學的，不

要見到批評形式論理學的文字後，就以爲形式論理學不必讀了，即使專攻辯證論理學的，亦非在其揚棄形式論理學成功以前，先應當讀些形式論理學，再來讀辯證論理學不可，這是正當研究論理學的途徑。

但是，現在有一批人，以爲辯證論理學，對於其他社會主義，大有貢獻，而對於我們三民主義，一無所用，可以不必學的，這是在純粹研究學術以外的問題了。即在其學術的應用而言，亦何嘗不可以學習呢？只要自己努力，人家持此以爲政治上辯證的武器，我亦何嘗不可持此以爲政治上辯證的武器？因爲學術是探求真理的工具，有了這工具，便可制敵，沒有呢，便爲敵所制。凡對於學術放棄的人，實在可說是世界上的懦夫。

所以研究辯證法，不但是真理的擁護者，實在是學術界上的勇士，問題只在真實不真實，應用得得當與不得當，這是一般青年應該理解的。例如葉青氏就能利用辯證法來證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。